

歷史與藝術



歷史背景

中華民國成立後，根據優待清室條件，溥儀仍可保留帝號，並住在紫禁城後三宮內。但溥儀復辟事件使人覺得舊皇宮成為恢復帝制勢力的大本營。於是民國十三年（1924）10月23日，馮玉祥在第二次直奉戰爭中回師北京，發動北京政變，軟禁了賄選總統曹錕，並勒令舊清遜帝溥儀等皇室遷出紫禁城，以完成他耿耿於懷的「為民國剪辮子」的夙願。11月4日，民國政府召開緊急國務會議，討論並通過馮玉祥的議案。次日，正式下令溥儀等驅逐出宮，廢除帝號。京畿警衛總司令鹿鍾麟等到達紫禁城後，限溥儀等要在2小時內全部搬離。但溥儀不甘心立即出宮，故意拖延時間。鹿鍾麟等認為清室全部馬上遷出於倉促間難以完成，但廢帝溥儀應於即日出宮，無論如何，不得再拖下去。就這樣僵持過了中午，溥儀仍耗在宮中。鹿鍾麟感到好言相勸，今天可能就走不到了。於是，他心生一計，對隨行人員大聲說道：「快去告訴外邊的士兵們，時間雖然到了，但事情還在商量，先不要急着開炮。」溥儀信以為真，迫不得已交出了「皇帝之寶」和「宣統之寶」兩顆寶璽，準備隨即離開紫禁城。鹿鍾麟又令遣散各宮太監宮女，清點私財產，摘掉宮內懸掛的宣統十六年之牌示。至此，清帝入駐紫禁城的歷史正式告終。

《溥儀出宮·民國十三年》

中華民國成立後，根據優待清室條件，溥儀仍可保留帝號，並住在紫禁城後三宮內。但溥儀復辟事件使人覺得舊皇宮成為恢復帝制勢力的大本營。於是民國十三年（1924）10月23日，馮玉祥在第二次直奉戰爭中回師北京，發動北京政變，軟禁了賄選總統曹錕，並勒令舊清遜帝溥儀等皇室遷出紫禁城，以完成他耿耿於懷的「為民國剪辮子」的夙願。11月4日，民國政府召開緊急國務會議，討論並通過馮玉祥的議案。次日，正式下令溥儀等驅逐出宮，廢除帝號。京畿警衛總司令鹿鍾麟等到達紫禁城後，限溥儀等要在2小時內全部搬離。但溥儀不甘心立即出宮，故意拖延時間。鹿鍾麟等認為清室全部馬上遷出於倉促間難以完成，但廢帝溥儀應於即日出宮，無論如何，不得再拖下去。就這樣僵持過了中午，溥儀仍耗在宮中。鹿鍾麟感到好言相勸，今天可能就走不到了。於是，他心生一計，對隨行人員大聲說道：「快去告訴外邊的士兵們，時間雖然到了，但事情還在商量，先不要急着開炮。」溥儀信以為真，迫不得已交出了「皇帝之寶」和「宣統之寶」兩顆寶璽，準備隨即離開紫禁城。鹿鍾麟又令遣散各宮太監宮女，清點私財產，摘掉宮內懸掛的宣統十六年之牌示。至此，清帝入駐紫禁城的歷史正式告終。

對清朝的歷史，溥儀因年幼還談不上獨立的政治責任。但作為清朝最後一位皇帝

，而且也是中國歷史上最後一位皇帝，溥儀卻以一個清朝末帝的歷史符號留存於史冊。溥儀離開紫禁城是中國歷史上的大事件，標誌着近代中國政治制度的逐步探索和改進。1925年10月，故宮博物院成立，由此，紫禁城開始以中國歷史文化博物機構的面貌出現。

畫家認為繪畫是歷史思考的圖像化，也是表達問題的手段。歷史畫需要畫家對現實和歷史有透徹的了解，也要以崇敬的心態創作歷史畫，並能把環境氣氛和人物形象合理統一。這件作品以六條屏的形式，刻畫了溥儀等從故宮出發的歷史場景。畫中對於人物表情姿態、群體關係、服飾裝束，以及各種背景的參照和空間的設置，都進行了深入細緻的表現。作品再現了當時的歷史時空，五輛汽車組成的溥儀出宮車隊在做出發前的準備，場面浩浩蕩蕩，但氣氛卻低沉壓抑。畫中溥儀、婉容、文綉及其他親屬、隨侍人員，以及荷槍實彈的國民軍士兵，圍觀的人群表情木然，各自在做自己的事情，等待着歷史瞬間的轉變。這個場景應了宣統在幼時登位時說過的話「我不挨這兒，我要回家」的預言，現在溥儀真要回家了！畫家以生活在今天的眼光和跨時空的視角，表達了一種對歷史真實的認識。這是在今天觀照下的真實，也是畫家對自己的情感或意見的視覺評判。面對所描繪的歷史事件和真實人物，畫家用群體肖像來塑造歷史，力求把人物的刻畫、畫家的生活、筆墨的造型巧妙融合，從而形成一個寬廣、宏大的歷史氛圍和真實人物營造的場景，進而給觀眾呈現出畫家所追求的作品的真實性和歷史感。

欣 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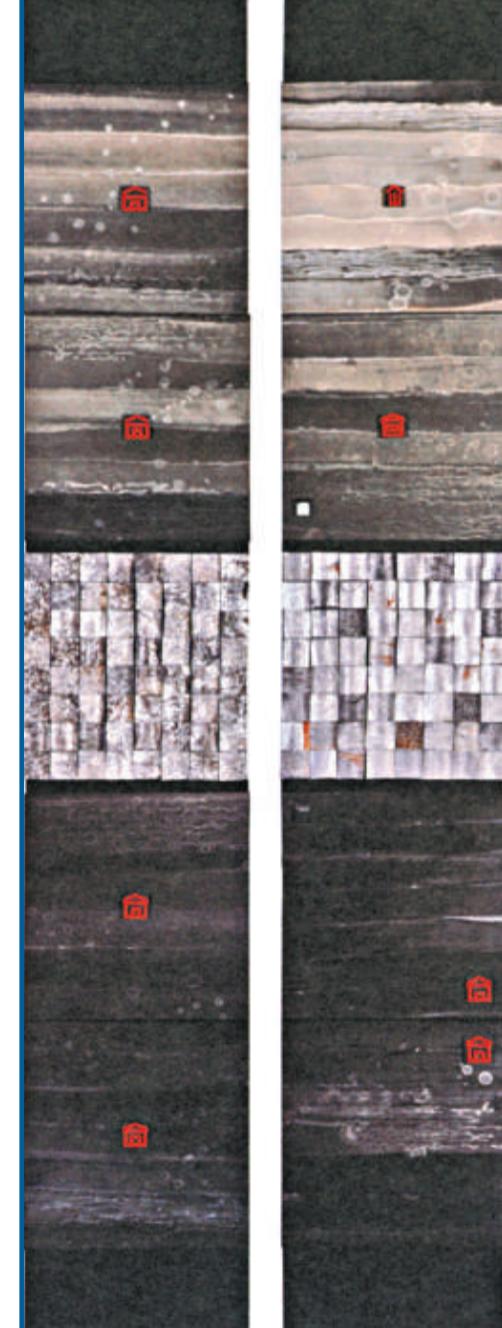
多元印象

盧玉燕的水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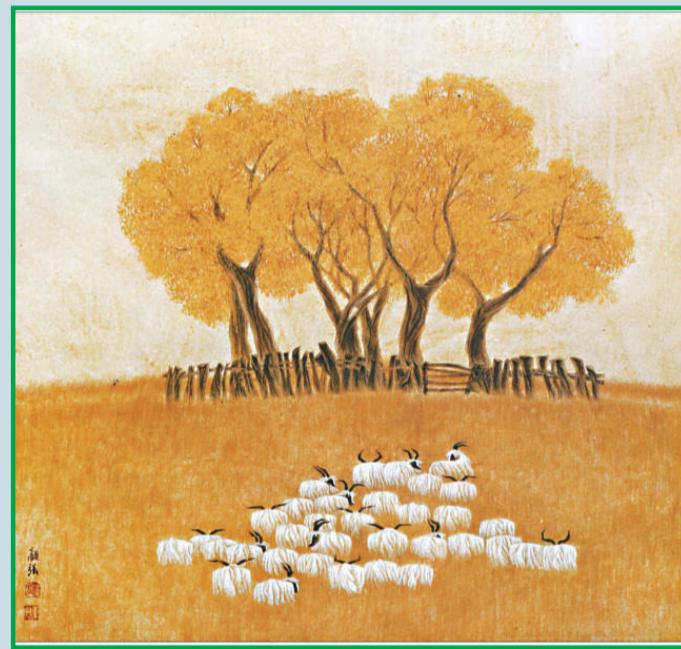
顧香港舊日往事，從70年代前艱苦辛酸的營營役役，到今時今日暢旺的經濟發展，一路走來，可謂不無坎坷。歸根究底，發奮圖強，積極向上，以至經歷英國的殖民地統治，都在香港人的意識形態中留下深刻烙印。由於深有體會，香港人與香港文化便成為盧玉燕作品中常見的題材。

香港以一個華人社會，但卻長期接受英國文化，影響所及，東西兩極文化，竟在這個彈丸之地並行不悖，互相輝映。盧玉燕的作品，正要結合某些本土文化意識與中國古代哲學思想，凸顯這種社會現象。除此以外，在香港，人人勤奮向上，希望事業有成，所謂「書中有黃金屋」等，更成為不少人的人生格言。於是，盧又用代表香港人心態的種種諺語，以圖從不同角度，探討香港人上進努力的拚搏性格。

香港人的思想態度，在踏入20世紀的前夕，又再經歷一變。在1997年回歸祖國後，香港發現自己的價值所在，並一直不斷探索作為香港人的優點，其中包括開放開明、公道持平、一視同仁、奉公守法等來之不易的特質。盧由此得到啟發，於是開始創作《重組》系列。所謂《重組》，具有多重意義，可以泛指香港自行重塑社會的方方面面，包括精神面貌、社會文化、公民態度、民族自豪感等等。至於媒介方面，選用竹這類傳統寓意豐富的物料，是希望映照香港文化，寓意香港人在民族意識加強抬頭的今天，重拾自我，繼續堅韌不屈，奮發自強。



《重組》 卢玉燕



聲聲秋色



烏珠穆沁的冬日



草原風情



額濟納秋天

茫茫草原，白雪覆蓋，寧靜而曠遠。極遠處星星點點的黑色慢慢從天邊移動過來，近了才看得出是出來覓食的羊群，雪白的羊毛和大地融為一體，只有羊角和兩隻黑色的眼睛飄逸在體覆白雪的草原上。這是蒙古族青年旅美畫家郝毅強的繪畫作品。

郝毅強是中國美術家協會會員、榮獲中國文聯、中國美術家協會授予中國百位畫家榮譽稱號。現任美國文淵閣藝術中心CEO，美國國際美術家協會授予終身成就獎。數次參加美國美術權威機構舉辦的藝術大展，並多次獲得特等獎、一等獎等獎項。

出生於內蒙古包頭市的郝毅強自幼受蒙古文化的薰陶，他母親是蒙古族也是他的啟蒙老師，十三歲時郝毅強從師現任中國美協主席劉大為學習中國畫，1981年郝毅強考入中央民族大學，那時劉大為是中央美院的研究生，郝毅強業餘時間繼續跟他學習中國畫。畢業後郝毅強回到內蒙古，蒙古文化深深影響他的作品，草原、羊群、駱駝、牧人……在他的筆下卻表現出另一番風味。郝毅強的作品最搶眼的是他的工筆畫，但草原題材的工筆畫在他的筆下似乎沒有傳統技法的立體感，更多的感覺是寫意，近觀他的畫作，筆鋒之細膩，讓人彷彿進入那白茫茫的世界，感受那份空靈。

郝毅強接受本報記者採訪時說：「我喜歡靜，這和當時的生活環境有關，那時常常去草原採風，一待就是幾個月，在一望無際的草原畫畫，靜極了，連掉

筆墨隨時代 郝毅強筆下的草原風情

本報記者 王志民

根針都能聽見。我也喜歡白色，白的馬、白色的駱駝，白色象徵著草原的聖潔。」郝毅強說自己的畫都是自己熟悉的生活，全部是自己採風內容，喜歡寫實的路子。在大草原上，人和物都顯得那麼的渺小，這也造就了郝毅強的畫裡多數的「景大人小」，追求那種空靈，讓人時時感覺到禪的意境。

1987年僅24歲郝毅強參加了作為內蒙古自治區50年大慶的重點項目成吉思汗壁畫的創作，十幾米寬，兩層樓高的壁畫前後用了四個月，和另外三名畫家共同完成，此後，他開始大量的創作作品。1990年郝毅強第一次在日本舉辦個人畫展，這也是讀賣新聞第一次為蒙古畫家舉辦個人畫展，30多幅作品都賣掉了，這個展覽對他的觸動非常大。

1999年，一個偶然的機會，郝毅強認識了美國耶魯大學的教授，他的夫人是中國人，之後這對夫婦幫助他在美國洛杉磯的「亞太博物館」和三藩市的「中國畫廊」舉辦了個人畫展，此前亞太博物館只為三名

中國畫家辦過個人畫展。蒙古風情的繪畫深深吸引了美國人，博物館提出為他申請辦理移民，當時已經是內蒙古呼和浩特政協常委、青聯常委、內蒙古藝委會秘書長的郝毅強是內蒙古藝術學院裡最年輕的副教授，在國內的生活和工作條件也都很好，他猶豫了很久，覺得自己應該多充電，下決心來到美國。之後他和一個香港人在洛杉磯共同投資買下了「文淵閣」畫廊，並帶了幾十個美國學生。

郝毅強說：來美國後看了大量了世界名畫，感覺自己以前的畫很拘謹，這些大師的作品對自己影響很大，尤其是色彩的變化。他說，傳統的中國畫色彩單薄，相反色彩濃烈的西洋畫視覺的衝擊力很強，更符合現代人的審美習慣。雖然自己不喜歡太現代的，但現在的傳統畫中融入了現代的元素，尤其是在色彩上追求更厚重的感覺。郝毅強說，美國人很喜歡水彩畫，幾乎每家都掛有色彩輕鬆的水彩畫，還有彩色鉛筆畫。他曾邀請為美國現任國務卿希拉里和幾位衆議員和參議員畫過肖像。

草原上的藝術家靈感來自於草原，那裡有悠遠的歷史和深厚的文化積澱，無論你是否蒙古族，只要在草原上生活過的人，都會被廣袤的草原、善良、純樸的蒙古族人以及蒙古族人對長生天的敬畏和人與自然的和諧所感染，不由得盡情去描繪她、詠嘆她，郝毅強的作品恰恰就是這樣無怨無悔地盡情描繪了草原生活。



《共存》 卢玉燕